

● 杜承汇 著

学林出版社

XIADAFENGLIU

历史故事 ●

夏代 纪流



夏 代 风 流

杜承汇 著

学 林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李 东

封面设计：宋珍妮

2086/07

夏 代 风 流

杜承汇 著

学林出版社出版

上海文庙路120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常熟第四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1.25 字数 239,000

1991年2月第1版 1991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500册

ISBN 7-80510-558-6/I·195

定价 4.50 元

目 录

1. 汾水涟漪·····	1
2. 蒙黑头巾的人·····	6
3. 哪儿来的怪龟·····	12
4. 英雄与囚徒·····	18
5. 血染海疆·····	24
6. 历史的秘密·····	31
7. 闪光的脚印·····	37
8. 祸兮福所倚·····	47
9. 南征·····	54
10. 琼浆与祸水·····	61
11. 华夏第一声·····	68
12. 多情的白狐·····	75
13. 抉择·····	82
14. 从邦长到牧奴·····	89
15. 钩台宴·····	96
16. 美玉风波·····	102
17. 天上人间·····	108
18. 巫山行·····	116
19. 延医·····	121
20. 他要做件大事·····	129

21. 一对好强的夫妻·····	135
22. 北海来客·····	141
23. 那怎么会呢? ·····	149
24. 独臂人·····	156
25. 相土烈烈·····	164
26. 漫长的路·····	170
27. 洛上行·····	176
28. 黄河——阴谋的见证·····	183
29. 太阳引起的战争·····	189
30. 密谋·····	195
31. 三叠曲·····	202
32. 可爱的紫苏·····	209
33. 黄淮战云稠·····	215
34. 同床异梦·····	222
35. 眼花缭乱的世界·····	228
36. 今夜月独明·····	235
37. 霜染征尘·····	242
38. 你有这么多地吗? ·····	249
39. 希望之星·····	255
40. 奋起·····	262
41. 间谍之祖·····	268
42. 长驱渡河洛·····	276
43. 将进酒·····	283
44. 高峰·····	288
45. 生活中有戏·····	294
46. 萧萧易水寒·····	299

47. 盛衰消长之间·····	305
48. 龙啊,龙!·····	310
49. 谁是主宰·····	316
50. 鸿沟能填平吗? ·····	322
51. 历史会了解她·····	328
52. 报国由来不顾身·····	335
53. 谋攻·····	342
54. 夏去春来·····	348

一、汾水涟漪

这是绿荫翠绕的世界。

山青水碧，树绿天蓝。

汾河划过草地自北流来，淙淙潺潺，向南奔去。水流把天空的倒影搅得蓝白驳乱，银光闪闪。早晚，红霞和入倒影，幻成彩色涟漪，美丽极了。

河边排列着许多房舍，长方形的，圆形的，“滚地龙”式的，大都矮墙茅顶，远处看来，难以分辨哪是地上房屋，那是半地穴式。它们排列整齐，鳞次栉比，构成一个河边村落，显得幽美、静谧、气象兴隆，在无边绿色中，荡漾着勃勃生机。

这村落连接着一块块田畦，田块形状大小不一。黍子、粟子收割过了，黄色田土衬着碧绿原野，色调鲜明。

太阳挂在山顶，鸟儿开始返巢。这时，两位长者踏着铺满夕阳的畦间小路，一前一后，向河边走来。那为首的一位，年过半百，身材魁梧，隆准厚唇，衬着两道浓眉，显得刚毅果敢，纯朴而略带执拗。在他左眉边缘，生着一颗红豆般痣粒，半显半隐地藏在眉边。乌黑的寿眉，彤红的痣粒，在阳光映照下，红黄白黑，给人以眉放八彩的感觉。

他显得很累，手执权杖，腿重如铅，踽踽而行，无心观赏这离别多时的家乡秀色，默默地往河边走去。

那权杖约有二三尺长，三四寸宽。一条神龙浮雕，盘绕在

权杖中间。它腾云吐雾，似舞如飞，鳞爪须角，形态栩栩。这是大酋长的信物和权力象征。其实，与其称之“杖”，不如说它是一块玲珑剔透、精美绝伦的木雕。这位握杖老人就是著名的部落联盟首领尧。这河边村落名叫平阳，位于今山西省临汾县。

尧从青年时代起，当上了自己部落陶唐氏的酋长。它由许多同姓氏族——许多父系大家族组成。三十岁左右，他又由许多部落共同推选为部落联盟首领，当了大酋长。

前些年，洪水为患，众民生活受到重大威胁。尧发动各部落努力治水，使灾情大大缓和下来。如今，各民族成员，或牧猎，或种田，或制作陶器等工具，到处呈现着欣欣向荣的景象。

这回，他根据巡狩权，到一些部落巡回视察。秋谷登场了，他得赶回都城主持“尝祭”，便带着卜正巫咸，往平阳走去。连日来，他已很累了。今天他更走得精疲力竭、口干舌焦，要不是冬日寒风，准会流出汗来。

“总算到了，先歇歇吧！”尧到汾河岸边停下，边说边解开鹿皮衣，脱下黄葛收^①，连同权杖递给巫咸，然后蹲下去，掬起清彻的汾河水喝着，顿觉口甘神爽，周身轻快。

“当大酋长真够累的。有人却说‘现任大酋长，好处可多啦！’这是混说。”巫咸喝过水说，“不过，我们让他们盖了许多房子，巢居人家都搬到了地上。我看，从今日起，天下再没有巢居的了。这还是件大事咧！”

“噢！有人想当大酋长不成。”尧说了，便沉思起来。

这次巡狩，他看望了一些巢居人家。一次，他爬上一棵又粗又高的大桧树，看到粗壮的枝柯平直地伸向四周，和其他大树的枝柯摩肩交错。人们把这些枝柯联结一起，加工改造，将

上部枝条编成屋顶，又给树干砍出一级级踏脚，做成扶梯，这是“构木为巢”。这户人家夫妻俩，带个孩子，住着相邻的两个巢。巢内谷草铺“地”，上覆兽皮作褥，铺席边放着食物，还有生产工具兼做自卫武器的石斧。

尧和他们谈着，不禁又想：“巢居是远祖遗产，它虽能遮日晒雨，躲避猛兽袭击，但它太简陋了，同鸟兽居室有何两样？好在巢居现已不多，他们向往安适，盼望做个地上主人。我要让他们全都迁居地上，把巢居还给鸟类。”尧便和氏族酋长一起，组织族人建造房屋。

劳动场面是壮观的。人们抬土夯土，运草搬石。土坑一个个挖好了。那是些面积十多平方米、深约五六十厘米的方形坑。沿坑砌上矮墙。坑壁既是墙基，也作墙壁。墙上涂敷草泥，抹得又光又平。墙壁中依次立着木柱。大房墙中另有四根对称的大木柱，用来支撑屋顶。屋顶由茅草、树枝、草泥组成。他本想等到新房落成再回平阳。那时，巢居人家全都乔迁，人们击器拊石，唱歌跳跃，多么热闹！但是，他等不及了。时令已到，庄稼全收割了。作为让祖宗鬼神品尝新粮的秋日“尝祭”，还能再推迟吗？尧回到河边，边歇着边沉思起来。

当时，汾河流量比后世的大，水也清彻。如今枯水季节，潦净潭清。汾水平静柔媚，清彻照人。那时没有镜子。妇女整妆，以水为鉴。尧许久没看水盆镜了，刚才他掬水时，无意中看到自己的倒影，不由感到奇异：他那栗色面庞，乌黑浓眉，额边皱纹，映得丝毫不爽。使他惊奇的是，几缕白发不知何时爬上了双鬓。“我老了。”他想。这老，对于他这个大酋长又意味着什么呢？

太阳尚未落山，月亮已悄悄爬了上来。与此同时，西山麓上亮起火炬，闪耀着，奔驰着。“那是藐姑射山②的猎火。”尧想，“山上住着绰约处子，还能乘云御龙，保佑谷畜丰收咧。”

“你要卜什么吗？”巫咸问。

“不！”尧摇头。

“那你想什么呢？天不早了，该回去了。”

“不。我在想多年前的事，想我对许由的话。你知道，我敬重许由，认为他可能是个好君主。我对他说：‘许由，你好比日月，我好比火炬。现在，日月升起来了，火炬不熄。对于显示光亮来说，这不太难为火炬了吗？你来代我当大酋长吧！’结果怎样呢？千说百说，他就是不肯。眼下看了火炬，我想他未必就是日月。哪有日月不照临万物的呢？后来我们找到舜，正在试用着。谁知道舜将来怎样呢？”

“舜有才能，许多人爱戴他。他接替你当大酋长，难道还有疑问吗？”巫咸好奇地问。

“不，疑问多着呢。部落联盟议事会本来就没有一致推选他，鲧那些人将来会顺从他吗？再说，还有个散宜氏，哎！”尧叹了口气。

“散宜氏怎么啦？”巫咸小心地刨起根来，“还是想着考监明的事？”

“不！那是过去的事了。再说，考监明那小子，名义上是我的长子，年龄小。那时，杀长子的事有的是。散宜氏对他这个外甥的死虽有不平，但他早就忘了，不会为这再难为我。哎！说起来够烦人的。天快黑了，”尧站起身来，“我们回去吧。”

入夜，平阳灯火明灭。一些人家燃起松节、春粟、织蔴、或做其他事务。尧的大屋格外明亮，他是点的大庭燎。稀疏相

连的灯火使得平阳之夜威严、繁荣、美丽而又神秘。尧在屋里踱着，想着继位人的事。

舜是尧选定的，还做了他的女婿，儿子商均也出世了。按说只要尧让位就行了。哪知部落联盟里，一些人一个劲地不同意，连散宜氏也埋怨着。日子久了，尧对此犹豫起来。“禅让竟是件难事。过去难在让不出，现在难在让给谁。想当大酋长的真的多起来了？是的。大酋长可以多得俘虏，多占财物，权力也能增大。我不也对权杖有些依恋吗？”想着，他暗自笑了。“我何必急着禅让呢？让舜试用好了。”可是，想起日间脚重腰痛的情景和倒影中的斑斑白发，他知道岁月催人，禅位的事不能再拖延了。他越想越难决断，便信步踱出门去。

天上寒星点点，夜空辽阔，远处不时传来虎咆狼嚎之声。汾水潺潺流着。河中涟漪，胸中波澜。末了，他暗自决断：没有称心的解决办法，还是不解决好。

注：

① 收，即帽。

② 藐姑射山，又名石孔山，在今山西省临汾县西。

二、蒙黑头巾的人

尧在平阳主持“尝祭”，祭过宗祖鬼神，包括藐姑射神和汾神台骀，两天下来，疲劳消除，便把禅让的事搁置起来。

尧选贤继位，早在多年前就开始了。

起初那次，尧叫巫咸为他占卜。

“大酋长，你要卜什么呢？”

“我想得个东西，神灵知道，你就卜吧！”尧不明说。

巫咸摸不着头脑，又不便多问。他想：万物由神灵主宰。我是代表人同神办交涉的，是人神之间的联系人。神既知道，我就能卜。他取出一块牛骨，钻凿过后，用火烤灼，边操作边想：“他想要什么呢？是玉帛、奴隶，还是征伐？不过，不论什么，都该到富庶的东方去找。打仗，向东也顺当些。”

他看过占卜结果：卜骨的一条拆足伸向一侧，便取出石硯，揭开硯盖，从陶水盂里倒进些水，用研磨棒和墨块^①调好墨，拿起皮藤杆做成的笔，在卜骨上写字刻划，成了书契。

“大酋长！占卜得吉。”他说，将卜骨递给尧，“你看，这条拆足向东伸着。神意是，你的东西在东方。”

尧接过一看，书契上刻着六个字：

东日出，利大人。

他端详过卜兆，一阵快感。东方日出，景色壮丽，这正是他要的贤人形象。便放声大笑，使得巫咸更加不着边际。

不久，尧领军渡过黄、淮，南征三苗，取得丹浦胜利，班师途中，在颍水岸边遇到了许由。他高兴地说：“朋友！没想到在这儿见到你。你不是要全族迁移吗？”

“是呀！族人大多动身走了。”这位小氏族酋长说，“他们原去放牧，到了许^②，看到那儿富庶，便定居下来。我们也要走了，动身之前遇见了你。好，我请你品尝颍水沿岸的野雉。”

各部落军队分路返回了。尧军暂住这儿。

颍水岸上，绿树环绕，箕山如屏。许由设下露天宴席，招待客人。

“大酋长，吃啊！你亲自出征，够辛苦的。这可是一次大仗呀！”

“这是逼出来的。”尧说，“苗人住江淮之间，从黄帝时起，不断北犯。这回我们南征，直到丹江，算是一次远征了。”

“听说你们大胜呢！”许由说。

“这么说也行。不过这是一次大恶仗。”尧抓起一块鸡腿吃着，“丹江是苗人老巢。附近氏族部落支持他们，合力抵抗，战斗十分激烈。后来我们胜了，可是胜得惨淡，不容易。”

“噢。”

“我看不能长久对峙着，便提出讲和。苗人同意了，方才罢兵。”

许由感叹说：“打仗真不容易。”

“对。你这么悠然自在，神仙似的，我真羡慕。”尧说，“我常想，你像是及时雨，我好比陶罐，时雨降了，还用我这个陶罐灌溉，这不是太难为我了吗？你来替我当大酋长吧！”

“你可真会开玩笑。”许由笑了，“大酋长有收益，你舍得丢吗？即使你舍得，我也不干。”

“不是玩笑。我要慎重推举你。我把你看作日月般的人……”

尧刚说过日月火炬的话，许由便打断他：

“你在说什么呀？我耳朵不灵，听不清楚。我得去洗洗耳朵。”说着，他起身到水边洗耳去了。他的朋友务观此时正从河边走过，见他洗耳，不问原委，也到水边洗了耳。尧见了，哈哈大笑。他知道许由生性豁达，怕继位的话污了耳，表示决绝，便不再提了。

尧班师回到平阳。派驻东方的羲仲，派驻西方的和仲等四岳都回来了。他们祭祀天地祖宗告捷，共庆四海升平。一天，尧和他们说起许由洗耳的话，羲仲笑了：“许由胆子小，听句笑话，吓得那样。”

“不过，我是当真。”尧说，“我该找继位人了。”

“这也不难，那比讨伐三苗容易多了。”和仲说。

“不。俗话说，‘上高山不大会跌交，走土坡容易绊倒。’因为容易的地方易疏忽，困难的地方会谨慎。挑继位人也要谨慎才是，你们有人选吗？”

“有虞氏首领舜，我看不错。”羲仲说，“那人聪明勇健，会制陶、打渔、种田。海边一带没有不知道的。”

“他是东方人啰！”尧想起了巫咸的话。

“是。他是诸冯^③人，二十来岁。有一次，渔人们在河中高地上争着晒网堆鱼，争吵起来。舜去了，几句话解决了纠纷。大家佩服他，以后再没有争吵过。我见过他，他的为人和他的名声正相匹配……”正说着，三个大汉走进来，打断了他们的

谈话。

为首的是陶工锤。他涨红着脸，指着那两人说：“大酋长。你看，他们放牛的不去管牛，却偷着杀羊吃。牛到处乱跑乱斗，把窑上陶器全踩坏了。我们这些活白干了。这怎么办呀！”锤原是战俘。他有高超的制陶技艺，达到了做起陶来毫不费力的境界，渐渐地由奴隶成了管窑人。

另两人，一个大个儿，一个瘦小身材，都穿方领褐衣，耷拉着脑袋，不敢答话。尧听了，立起身说：“走，我们去看看！”

他们来到村外土窑，果见碎陶残片，满地狼藉，到处是牛蹄痕迹。原有的那些彩陶：盆、豆、鬲、甗、甗、爵，绘着各种彩图。有奔驰的麋鹿，有飞翔的野雉，有衔鱼的长尾水鸟，有屈肢爬伏的大龟，还有衣裳端正的人像，形象生动，造型优美，如今都成了瓦砾。尧气愤地问那二人：“这是你们的牛踏坏的？”见他们不答，便喝令“用刑！”

羲仲劝说：“大酋长息怒。他们自然该罚，只因都是初犯，还望以宽厚为是。你看用什么刑呢？”

“象刑！”尧说。

那大汉听了，脸色刷白，央求说：“我有罪。我愿意挨鞭子、棍子，只求别用象刑！”

“为什么？”尧问，“偷杀牧羊，毁了那么多东西，不该重罚？”说着，走了。

过一会儿，平阳出现了两个怪人。那大汉头蒙黑巾，仅露双目。巾边缀着几个草结，一走一晃。那小个儿也是黑巾裹头，两膝各结艾条，怪模怪样，走到哪儿，哪儿都有人窥视，都有孩子们跟着。

大汉为什么宁愿皮肉受苦不愿受象刑呢？原来，氏族社

会后期，约定俗成而常用五刑。其中，流刑最重。因为在生产力低的公社里，某成员被逐出，就难以生活，这和死刑无异。象刑次重，这是一种荣誉刑。当时人极其重视荣誉，一人受辱，连他最远的亲属也觉难受。鞭刑、朴刑，挨过了事，比象刑好受多了。

“爱荣誉，重名声，这是好品德。要不，我就不会认识舜了。”羲仲回来，又讲起了舜。他的详细评述，吸引了尧。

舜有着关东大汉的魁伟身材，面色铜紫，有双不太明显的“斗鸡眼”。每逢情绪激动，两眼会“重瞳”起来。他睿智多谋，善于排难解纷，最以沉着、忍让闻名。舜的后娘和她的儿子象把他看作眼中钉，渐渐地竟想害死他，夺他家财。他的瞎眼爹同他们站在一起，不让舜有好日子过。

起初，舜为此苦恼。后来他“醒悟”了，心想：“这种处境对我也许是最有利的。人要当大人物，就得有名声。这得逐步做起，由家庭到氏族，到部落，用名声这具梯把它们连起来，一条大路就开通了。”有一回，渔人们争用河洲，他忙将自己的网罟、鱼堆收起，为别人分地，息了纠纷。果然，众人面前好扬名，他胜利了。从此，他更加逆来顺受，敬父母，爱弟弟，用力干活，空闲下来，就弹他的五弦琴。

那天夜晚，舜的住室里又传出了悠扬的琴声，咿咿唔唔，幽怨深沉。瞽叟侧耳倾听，又是那个老调：

南风之熏兮，可以解吾之愠兮。

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之财兮。

“这斗鸡眼可真自在！”象说。

“重华!”瞎老头叫着,“别弹了!你愠什么呀?明天还要挖井,还不给我挺尸去!”

“是。爹!我这就睡。”琴声戛然中止。

舜躺在席上,突然想起,“明天挖井会出什么事吗?那回,我在仓顶上缮草,象在下面放火。大火沿着仓廩往上窜,危险极了。幸亏我有防备,急忙挟起两个箬帽往下跳,可已经快成火人了。明天也得防防。”想着,他即起身跑往工地去了。

次日,舜挖井坑。象也去了,对舜说:“你先下井,等会儿我来换你。”舜沿着梯下了井。一会儿,梯被抽走了,象用石块倒入井内,又倒泥土塞实,看井下没有动静,跑回家说:“妈!斗鸡眼没命啦,我们搬东西去!”他们走近舜的住房,房里又传来了琴声。原来舜在井下,躲在早挖好的阴沟里干活。石土下来,他就顺着阴沟逃了。乡邻们称赞舜,说他是“火凤凰”、“地下龙”。舜的名声远近传颂,于今又传进了尧的耳朵。

羲仲回东方郁夷去了,他带去了仔细了解舜的新任务。经过反复考察、思量,尧终于决定,召开部落联盟议事会,商讨推举舜为继位人。

注:

- ① 墨块:一种氧化锰的黑色颜料。
- ② 许:今河南省许昌市。
- ③ 诸冯:今山东省诸城县。